

# 北京奧運建築的歷史承載？

● 焦有權

七年的時間，十三億人的努力，奧林匹克運動會終於在2008年於北京舉行。一座座峻偉的北京奧運場館拔地而起，就好比奧運會由夢想一步步變為現實一樣，逐漸明晰。體育場館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城市景觀的一個重要縮影，也是城市地圖的重要地標，更成為現代城市文明的標尺。伴隨着北京的奧運建設一路走來，撿起了承載城市建築文化進程的片斷，筆者留下了讚嘆，也留下了嘆息，絕非奧運，只因北京。

## 一 深厚幽遠的歷史

公元前1045年，武王伐紂後，立了大功的武王弟召公奭封地於此，並建立了燕國，這才有北京建城三千多年之說。北京城的另一個源頭，就是位於現在宣武區廣安門一帶的薊城。武王在封召公奭的同時，還分封了黃帝的後人於薊。百年後，燕勢強，薊勢弱，燕吞併了薊國，薊國就此滅亡。燕把國都遷移到了薊城，自此，古薊城就成了燕的首都，燕在此立都近八百年。

燕亡後，薊地多為少數民族佔據，前燕、北魏……到了唐代，此地為幽州。到了五代十國，沙陀人石敬瑭把北京在內的燕雲十六州全割讓給契丹人，也就是遼。遼人獲薊城後，改為南京。金人驅遼後，建金中都，蒙古滅金後，建元大都……這個城市輾轉歷經三千多年竟然沒有消亡，座落位置也沒有太大變化，這在世界城市史上是很少見的。

回觀歷史，遙遙相望。三千年歷史的長河，分不清彼岸的柳綠花紅，於時下，只堪做孤寂的流淌，於歷史，卻是在不斷地成長。同族的順遞變遷，異族的刀槍血劍，燕都的長河又續千年。回望史前，哪一椿能捨棄史冊？

## 二 鋼筋玻璃的構建

明清兩代，北京城市規劃進行得宏大而周密，以紫禁城為中心，向外有皇城、內城、外城三道圍合環護，全城以一條八公里長的中軸線縱貫南北，這條城市脊梁，也是世界最長的城市中軸線。圍繞這一中軸線的皇城建築，披紅戴黃，倍感富麗輝煌。

在北京興建的奧運場館，大範圍地採用了玻璃幕牆這一外圍護結構形式，不少場館還大量採用了新型玻璃材料作為外牆立面。僅奧運會主要場館國家體育場——「鳥巢」，就安裝了19,000平方米低輻射玻璃、26,000平方米超白玻璃、15,000平方米防火玻璃等多種玻璃材料。此外，五棵松體育館、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奧運棒球館、曲棍球館等，也大量採用了浮法玻璃、中空節能玻璃、光伏玻璃，以及玻璃磚等一些新型玻璃產品。奧運場館建設工程全部竣工後，各個奧運場館必將成為全世界建築玻璃幕牆行業的亮點。低輻射鍍膜玻璃、太陽能控制低輻射玻璃、中空節能玻璃、真空節能玻璃等，都大量運用到本次奧運場館建設中，它們都有較好的節能效果，同時還可以有效地隔音、防噪、解決結露等問題。

厚重敦實的紅牆綠瓦被強硬結實的鋼筋、晶瑩剔透的玻璃所代替，是建築材料運用改革的飛躍與昇華，也構建了多少中國人的夢想，雖然是如此的不協調、不呼應。

### 三 城門不再是地標

地標是一個城市的象徵，一個區域的建築標誌，因為記載城市歷史時刻的內在變動而被寫入史冊。面對奧運這一歷史機遇，主辦城市北京的許多建築被賦予了「新地標」的歷史使命，它們掀起了旅遊業的新高潮，揭開了北京城歷史的新篇章。

六朝古都，有着三千多年歷史的北京，它的第一座城市地標究竟為何已經無據可考。但從古老的歷史留給

我們的諸如故宮、天壇這樣富含人文氣息的標誌性建築，還有北京歷史上評選出來的「十大建築」，我們不難發現，它們之所以稱之為「地標」，並非徒有新奇的外觀，也不是純粹在空間上塑造起新的高度，而是因為它們背後所承載的歷史。

如今，北京要舉辦奧運會，要聚焦世界的目光，要實現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的升級，呼喚着新的地標。三環邊上中央電視台新址一天天的加高，見證了四環邊上的「鳥巢」、「水立方」逐漸成形，走進國家大劇院（「鳥蛋」）享受首場演出的北京市民，可能會發出這樣的感慨：「以往以天安門、鐘鼓樓為中軸線的古都北京有了新的地理坐標！」國際上，美國《時代》（*Time*）周刊選出的「2007十大建築奇跡」，北京榮佔三席——北京奧運會主體育場「鳥巢」、央視總部大樓新址以及北京當代萬國城；英國《泰晤士報》（*Times*）的建築評比稱，「鳥巢」、央視新址、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是「最具雄心」的工程建築。這些建築體現的勇氣和抱負與中國舉辦奧運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熱情交相呼應。

「水立方」、「鳥巢」、「鳥蛋」、「異形」（央視新辦公大樓）、世界上最大的單體航站樓——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等，儼然成為北京的新地標，催生了新的旅遊熱點，奧運效應已然呈現。誠然，這些龐然大物足以標榜自己的身價，俯視群雄；然而，它們所蘊涵的中華文化是甚麼？所能考究的民族文明又有哪些？我們只能漠然。但是，天安門、地安門、前門、建國門……每一對門環都叩響歷史的變遷、文明的興衰，甚至民族的命運。

## 四 奧運村勝似紫禁城

自1893年第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伊始，奧林匹克運動已歷經百餘年，奧運村的建設也有近八十年的歷史。從顧拜旦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 首先提出奧運村的構想，到奧運村規劃進入主辦城市中長期規劃藍圖，奧運村從無到有，可謂和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一起發展壯大。縱觀奧運村的建設史，其規劃與設計明顯受到經濟因素和建築思潮的制約和影響。

在2000年悉尼奧運村的規劃中，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環保原則，如減少空氣、水、土地和噪音污染；停止進一步導致全球變暖和臭氧層被破壞的影響；保護植物、動物及其生態環境，這些全新的思想對悉尼申辦奧運成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雅典奧運村在完成奧運會的使命後，雅典奧組委把它交給雅典建築工人協會。這個協會負責奧運村中所有建築的銷售。按照計劃，奧運村中的336座住宅將供給希臘的低收入家庭和急需住房的人居住。

從奧運村選址變化來看<sup>①</sup>，二十世紀30年代，臨近城市中心；二十世紀60年代，城市外圍；二十世紀70年代，臨近城市中心；二十世紀90年代，城市問題區域；二十一世紀，新城中心／衛星城新起點。

從奧運村建設需求變化來看，二十世紀30年代，基本飲食住宿問題；二十世紀60年代，住宿標準提高；二十世紀70年代，休閒娛樂；二十世紀90年代，場館的多功能並刺激區域經濟；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

縱觀奧運歷史，每四年一屆的奧運會不僅僅是一場世界範圍的體育盛事，它對於文化、經濟，甚至政治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奧運村也不僅是一處為運動員提供飲食和住宿的建築群，其功能愈來愈複雜，規模愈來愈龐大。儼然，北京的奧運村勝似紫禁城，卻沒有任何紫禁城的影子。這是歷史的進步，還是文明的失落？

## 五 為城市留下的「遺產」

悉尼奧運會留下的「遺產」，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足之處。獲得主辦權的城市之所以珍視這些「遺產」，是因為「奧運遺產」還是給城市帶來了顯著的收益，儘管精確的產出很難去量化。從巴塞羅那、亞特蘭大、悉尼到雅典，由於每一個主辦城市的差異和每一個城市籌劃奧運的獨特性，我們只能看到已經留下的，而展望北京應該留下的，包括：

(1) 場館建設。由於當年悉尼辦奧運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成功地舉辦奧運」這個目標上，政府在奧運會之前並沒有完全考慮到公眾在奧運期間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態度及產生的積極影響。今天，在悉尼奧林匹克公園舉行大型活動時，公眾已經接受和認可了乘坐城鐵是更加便捷的方式以及免受停車之苦的觀念。對於北京的奧運場館，可沒有那麼幸運，「鳥巢」座落於北四環，正常上下班高峰期肯定要堵車，若不採取有效限制措施，通往「鳥巢」和「水立方」的公共交通將成為咽喉要道，可與「蜀道」一爭高低。

(2) 城市平衡。悉尼奧運的主要成功之處也在於將嚴重污染的垃圾傾倒場，變成了一個擁有體育場館、自然保護資源和公園的地區。政府在這個地區曾經做過規劃並且建起了一些體育場館，然後就再也沒有做出甚麼努力了。正是因為奧運會，這個地區的發展才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贏得奧運主辦權成為注入可持續發展資本的催化劑！雖然還有一些來自環境學家的批評認為，政府的城市規劃工作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北京的奧運村及「鳥巢」區域，隸屬於城市「上風上水」的好地方，即便沒有奧運建設，也是一塊黃金地段。與之相比，北京南城的建設、城市化進程、生活工作、商業環境等方面，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問題②。

(3) 公眾場館。在悉尼奧林匹克公園內外的許多世界一流的體育設施已經失去用途，但有兩處成功的案例：一個是公眾喜愛的游泳館，另一個是作商業運營的水上漂流項目。北京奧運會共有比賽場館37個，其中31個在北京，其餘6個在天津、青島、上海、瀋陽、秦皇島和香港等協辦城市。這些場館的分散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北京的建設壓力，另一方面也為國內其他協辦城市提供了參與奧運、展示城市的機會，於公於私，都將產生非同尋常的影響。

(4) 環境改善。圍繞「綠色奧運」，加快城市環境建設。在道路建設方面，繼續完善市區路網加密系統，重點建設城市快速軌道交通工程、八通線、地鐵五號線和十號線等工程，以及東直門、西直門、動物園交通樞紐等，逐步建立以公共交通和軌道交通為骨幹的現代化交通體系；

完成五環路、六環路等高速公路建設，增強城市交通承載力和應變能力。在市政建設方面，繼續以改善能源結構，保護和利用水資源為重點，建設陝北天然氣進京第二條長輸管線，擴建陝甘寧天然氣進京市內管網等；開工建設第十水廠，進一步加快清河、小紅門等污水處理廠建設，提高污水回用能力。在環境整治方面，將加強涼水河、溫榆河等水系河道的治理，逐步實現三環清水繞京城的格局；繼續構築三道綠色屏障，實施平原綠化工程。

(5) 旅遊發展。悉尼奧運會後，澳大利亞國內旅遊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指出，舉辦奧運會之前、之後、甚至期間，並沒有直接給澳大利亞立刻帶來更多的遊客。儘管在奧運結束後有一定數量的遊客實質性增長，但他們的到訪卻與奧運的關聯不大。只有10%的受訪者表示奧運會影響了他們展開澳洲之旅的決定；同樣的一個較小的比例也顯示，奧運會只是增加了他們對澳洲作為旅遊目的地的注意力而已。該經驗也許適用於北京奧運。因此，寄希望於發奧運會旅遊財並不一定明智。但與悉尼不同的是，中華五千年燦爛的文明，永遠是最吸引世界各地旅遊者的，而北京承載着其中最精華、耀目的部分，萬里長城、故宮、頤和園等名勝數不勝數。

(6) 城市建設。從「鳥蛋」到「鳥巢」，再到首都機場新航站樓，以及正在興建的央視大樓，中國建築界針對國際建築大師愈來愈多的承擔起中國標誌性大型建築設計的現象，以中國建築界泰斗兩院院士吳良鏞及著名建築師吳晨為代表的一些建築師，公開批判這種現象是一種建築的殖

民主主義傾向，稱國際大師將中國作為「實驗場」。著名建築師哈迪德 (Zaha Hadid) 表示，「有甚麼新主意新方案要付諸實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但其他地方是不會允許的。」<sup>③</sup>一味追求「新、奇、特」，導致整個城市沒有特色、沒有基調、沒有標誌，一座座輝煌的建築，並沒有為生活在其間的公眾帶來棲息、享受的空間。

## 六 忘卻的記憶

建築是城市記憶的一部分，是人們在城市中最容易看到的、最直觀的歷史。中國建築學會編輯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顧孟潮指出，城市面貌愈來愈趨同，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氛圍，就是所謂的「城市記憶」消失<sup>④</sup>。當偉大的首都北京「記憶」消失後，可憐的中華子孫後代們只能借助多媒體影像，或是超凡的想像力，勾勒出昨日依稀的文明。

當失去建築的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索，則是一種誤解與迷失。吳良鏞對此深為擔憂，「我們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全球的優秀文化的同時，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意識、文化自尊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他同時指出：「『中學』和『西學』要結合起來，成功的建築師從來就不是拘泥於國際式的現代建築的樊籠。」<sup>⑤</sup>

在人民大會堂的緊鄰西側，冷峻的國家大劇院像一顆被丟棄的「烏蛋」，鮮有人問津。我們的城市規劃和城市

設計者們，都應當努力開創有中國特色的建築新文化，要確立上對祖先，下對後人的無愧心態。

公眾總是希望奧運能夠成為解決各類問題的良藥，但是大多數不與奧運相關的發展可能就不會那麼為人關注了。發展反映了規劃者的優先意識：如果他們關注的是運動會，那麼，在那三周的時間，他們的方案將是完美的，然而，比賽結束後就可能失去意義。如果奧運的計劃更貼近城市現有的長遠規劃，更多的規劃者注意到長期的結果，結果將會更加美好。

2008年8月，奧林匹克的各項競賽一定都熱火朝天，在那裏，奪得金牌與榮譽的是最後的贏家。對於這個擁有三千多年歷史的城市，在這裏最能炫耀的、實質上已經改變的，應該是城市規劃與建設，但是，這樣的規劃與建設，早已被豐厚的房產利潤和「新、奇、特」的政績所沖淡。忘卻了記憶，仍有濃濃的憂思灑落在筆尖。

### 註釋

① 李娜：〈城市發展影響下的奧運村建設〉，《安徽建築》，2005年第4期，頁8-10。

②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2005年1月)，《北京規劃建設》，2005年第2期，頁5-51。

③ 金磊：〈視覺的碰撞〉，《風範》，2004年7月號，www.livingguide.com.cn/article.asp?articleid=132。

④⑤ 張向永、金磊：〈洋設計在質疑中前行 後遺症導致城市失憶〉，《市場報》，2004年10月18日。